

前漢書

冊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

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

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

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

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

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

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

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也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

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

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

之無根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

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

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

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

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

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

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

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曰畜為臣子也

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

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

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

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

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

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

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

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

反協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

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斂

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斂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師古曰斂與翦同張說是

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

可牧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甸服主謂封圻千里之

祀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衛賓服曰侯

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

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

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

言其荒忽絕遠遠近執異也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

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竹之中師古曰竹叢也音皇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

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

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

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問也或阻險林叢弗

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

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

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

不與也

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一卒之用

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

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

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淳如

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

就婦家爲贅婿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

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

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踰領

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

反領山嶺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

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踰與踰同○劉攽柁舟

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柁舟

而入水師古曰柁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師古曰以謂船觸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

也音敷福反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

解在田儋傳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

反屬音之欲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

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以其軍降

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工耿弇之後復反會天暑多雨

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

孝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

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

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

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

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而使陛下甲卒死

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

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

也保臣安竊為陛下重之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淮南全國

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

也形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限以高山人迹

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

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

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

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

雖百越奈邊城何○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且越人繇力薄材

孟康曰繇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繇弱也言其柔弱如繇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

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

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

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漢軍

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溼近

夏瘴熱師古曰瘴病音丁瘴黃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壘

○宋祁曰浙本生作蟲疾癘多作○宋祁曰景本癘作災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

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

名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

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

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供共陛

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不勞

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讀曰鈍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

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

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

織紵

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紵音人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師古曰餉

亦饌字

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

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

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

守空地曠日持久

宋祁曰越本持作引

士卒勞倦越迺出擊

之

宋祁曰越本無迺字

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

師古曰適讀曰

謫

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

師古曰靡散也音靡

行者不

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

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荒殘而生荆棘也

兵者凶事一

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

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

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

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

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曲直不如使越

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

古曰蒙邪也行音胡郎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

者張晏曰廝微輿衆也師古曰廝析薪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

八數爲囿江漢爲池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大野晉有

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

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租稅之

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

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爲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馮

玉几師古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

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沾

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

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

如淳曰得其地物不得

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

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

來服也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

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

盡也盡言其意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

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有字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

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迺令嚴

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告也○宋祁曰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

下字有

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

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

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

夙興夜寐明不能燭

師古曰燭照也

重以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是

以比年凶菑害衆

師古曰菑災字

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

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

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

師古曰慮計思也慮計

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

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謂遠也言

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師古曰終極也

使中

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

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

薄遽不與王同其計

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

師古曰薄迫是也

遽速也音其据反

朝有闕政遺王之憂

師古曰朝政有闕乃使王

猶有憂也遺

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

也

師古曰重難也

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

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

以制海內

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

師古曰仰謂仰而望之

今閩越王

狼戾不仁

師古曰狼戾者謂貪而戾

殺其骨肉離其親戚

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

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

師古曰船貯在尋陽也

欲招

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

師古曰先是越王欲慕之句

音功

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

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

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

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

讀曰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

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

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有革改也有

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

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

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

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

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

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

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

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

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

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

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

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悅說助侍燕從容師古

曰從容閑語也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

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

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

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

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

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